

顧子山集

顧文著
全十二冊



庚子山集卷之二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賦

哀江南賦

并序

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宋王招薨曰薨兮歸來哀江南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鄴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故云○舊本序列諸篇哀江南賦在叩竹杖賦之後今為詮解其文繁多特為一卷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

南史梁武

帝紀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巴西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是太清二年歲在戊辰十月為建亥之月侯景兵至京城也爾雅釋詁粵於爰曰也疏云謂語辭發端

也。大盜謂侯景也。後漢光武贊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江表傳：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有矣。漢書：徐樂上書曰：安土樂俗之人，余乃竄身荒谷。衆故請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公私塗炭 說文：竄，匿也。杜預左傳注：荒谷，楚地。本傳侯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

是竄身荒谷也。商書有夏昏德，民塗炭。孔傳曰：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言已去後，公室私門俱遭其塗。

也。**華陽奔命有去無歸** 梁元帝承聖三年，信使於西魏，是年冬，江陵陷，遂留北。

歸南郡江陵。在華陽言從華陽奔命而北，至長安，遂不歸也。常劇著華陽國志：西魏都長安，班固西都賦。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雍州在華山之陰矣。左傳：楚申公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

以死子重子反於**中興道銷窮於甲戌** 言元帝江陵是乎一歲七奔命。

元帝紀：承聖三年，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衆會之。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帝見執，魏

人伐帝是年歲在甲戌按元帝承制江陵尅平侯景
既雪讎恥且應天人啓中興之業江陵之陷是中興

道銷窮於甲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晉書羅
憲傳魏

之代蜀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知劉禪降乃率所部
臨於都亭三日左傳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云臨

哭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館諸
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注別囚之言江陵之陷已

時奉使長安為魏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左氏傳曰十
所執遙臨國亡矣

終一星終也杜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
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木

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
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

十三度十二年一終故知是歲星歲星天之貴神所
在必昌按左傳歲在鶉火而陳滅析木之津又將復

由蔡凶復在豕韋楚凶復在大梁越得歲而吳伐之
不及四十年越遂有吳皆云天之道也是周星之時

物極必反也梁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故下云但
有身世玉室之悲也史記春申君曰臣聞物至則反

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析也。極則傳熒之，但悲身世無

處求生。後漢書傳熒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為漢陽

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

徒見有道德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熒慨然呼子幹

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世亂不能

此，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袁安之，每念王

空自然流涕。後漢書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安

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一作杜元

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後漢書桓譚字君山

新論晉書杜預字元凱，著春秋經傳集解，杜預自序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世說潘岳作家風詩晉書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也

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陸機集有祖德述先二賦又文賦云語世德之駿烈晉書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

抗吳大司馬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抗吳大司馬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

卽逢喪亂藐是一作流離至於暮齒左氏傳曰不禽

毛頭白有二色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毛頭白有二色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

見二毛以勝王趙序巴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逢亂見二毛以勝王趙序巴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逢亂

之歲子山時年三十有六左傳以是藐諸狐詩邶風之歲子山時年三十有六左傳以是藐諸狐詩邶風

云流離之子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偷樂終云流離之子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偷樂終

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

也陸機云流離臯也自開西謂臯為流離漢書師古也陸機云流離臯也自開西謂臯為流離漢書師古

注流離謂亡其居處也子山丁年出使皓首不歸是賦暮年所作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故云流離

至暮齒也一作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勃酒

陽雜俎狼狽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

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

燕歌遠

燕歌遠

燕歌遠

燕歌遠

燕歌遠

燕歌遠

燕歌遠

別悲不自勝魏文帝有燕歌行北史王褒傳曰褒作

士和之而競為悽切及江陵為魏師所破楚老相逢

元帝出降方驗焉子山集中亦有此作

泣將何及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謝靈運為廬陵王墓下作曰延州協心許楚老

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楚老謂漢世弔龔勝者也子山本國江陵世居楚地言江引楚事陵多

以自喻此楚老蓋指彭城之楚老也漢書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徵為光祿大夫

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遣使徵勝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

二姓下見故事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有父老來取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信本楚人為魏周所逼何異王莽時故引此事深慙楚龔

傷其身事二姓絕紀唐矣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

章故藏而遠害淮南子曰申包胥累請重抵七日七

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

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元帝都江陵本楚地西魏

都長安故曰秦庭信之至秦亦欲存楚也又按漢書

孫會宗書田彼南山張宴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家

也或其時迫於君命不敢不行以南山喻君所未詳

矣或云畏南山之雨是蹇叔送子事按左傳般有二

陵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之遊風雨不得云

南山之雨也讓東海之濱者蓋指魏周禪受也史記

田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云讓者微詞也遂餐周

栗者宇文氏國號曰周故假夷齊周粟為比言元帝

畏秦兵之下使已聘魏忽踐秦庭也及在陵既陷身

留長安見周受魏禪遂終仕於周也又史記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正義曰伯夷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也

夷齊始為讓國而逃其後不食周粟似是一事然

子山不類讓之上句不得引東海周粟為一事也

下亭漂泊高橋一作羈旅後漢獨行傳高陽孔高辟

共竊其馬後漢書梁鴻至吳依大冢是

唐梁肅源高士碣云作銘阜橋是古是

庚子山集卷之二賦

有是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

日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歌數闋戚夫人獻歎流涕上起去罷酒又項羽敗四

面皆楚歌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許慎淮南子注楚

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

主酒吏求酒於趙趙酒薄故圍邯鄲追為此賦聊以記

也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漢書藝文志古之

史記言右史記事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洽亂及巴世

之飄飄播遷古有詩史此可謂賦史矣稽叔夜琴賦

人弟渣上

舉于里

羽敗四

厚楚之

追為此賦聊以記

漢書藝文志古之

洽亂及巴世

稽叔夜琴賦

為也巳以將

賦

橋是

日為

歌數

會諸

也漢

言不

之飄

賦其

世行

下復

楚歌

我楚

闋戚

侯魯

書東

言右

其聲

行而

之莊

序自

非取

就橫

夫魯

求酒

右史

音則

逆施

子有

梁至

魏哀

樂之

絕四

人獻

於趙

史記

則以

之又

漢書

言巳

老矣

方魯

海又

酒薄

趙弗

事此

危苦

為上

曰暮

途遠

窮一

酒無

可奈

邯鄲

與吏

賦記

可謂

賦史

矣稽

叔夜

琴賦

忘憂

雖有

許慎

乃以

此賦

聊以

記

世有

史官

古之

憂之

有緇

項羽

厚楚

此賦

聊以

記

世有

史官

古之

用

尚安

羽敗

厚楚

此賦

聊以

記

世有

史官

古之

人弟

舉于

羽敗

厚楚

此賦

聊以

記

世有

史官

古之

渣上

舉于

羽敗

厚楚

此賦

聊以

記

世有

史官

古之

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

樹將軍將軍一去大樹飄零者言已率宮中文武于

也。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戰國策荆軻為燕太子丹報

為擊筑。軻援劍舞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不復還其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後損秦王。悞中銅柱

身死於秦宮。楚辭宋玉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荆

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

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

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上相如視秦王無意償

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

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

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擊

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言聘於西魏為魏所欺也

載書橫階捧珠盤而安定。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與

楚合從。日中不決。毛遂與

劍歷階而上責楚王楚王曰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

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左氏

傳曰晉士莊子為載書杜注載書盟府周禮玉府若

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鄭注珠槃以珠飾樂所以盛

牛耳言出使之後反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成左傳

遭魏兵是從不定也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成左傳

年楚子重伐鄭鄭人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

儀歸囚諸軍府九年傳云晉侯歸於軍府見鍾儀問

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名而甲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

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重為之禮季

使歸求成言已本楚人今來秦地若南冠之囚矣季

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左傳昭十三年盟於平丘晉

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左

言已遂留於長安也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左

定四年吳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昭王

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蔡威公之淚盡加

賦無衣九頃首而坐秦師乃出

之以血

劉向說苑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泣盡

遭兵革之患已

釣臺移

一作

柳非玉關之可望

未詳按漢

書龍勒有玉門關又酒泉郡有玉門關駙云漢罷玉

門屯徙其人於此班超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者也

又按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晉陽秋陶

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嘗整帥於釣臺

歌亦云武昌城下誰見移非玉關之可望者大約言

征夫遠戍故鄉園柳不能復見也子山羈縲長安不

勝玉關之情矣武昌本漢之鄂縣屬江夏會為郢州

別駕論水戰事為武帝所賞或是追念在郢州時不

可復得也一作移柳古今注移柳亦曰蒲柳爾雅楊

蒲柳郭云可以為箭釣臺移柳非遠或至開者

猶華亭唳鶴非賦於河橋者可聞亦自會文是

蘇未必一如陸機故事武昌有釣臺陶侃之武

夏施盜植官孫又子山作歌有法華亭鶴唳豈河橋

昌移柳之文武昌釣臺豈其是也

之可聞世說望平原河橋敗為志所讒被誅臨刑

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注八王故事

庚子山集

賦

六

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靈有清泉孫策以天下為

茂林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孫策以天下為

從袁術術以堅部曲還策遂平定江東權稱尊號

開創大業左氏傳曰夏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

也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相人也籍斬會稽

假守梁乃名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

使八千人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過秦論曰字割

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言孫

一旅之眾項籍用八千之人遂成吳楚而梁朝百萬

武帝聞之使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

至質無故自退歷陽太守莊鐵降景西豐公大椿

石頭城走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號百萬
後皆走侯景傳景嘗戒諸將曰破柵乎城當淨殺之
令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戰勝專以焚劫為事斬艾
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僧辯未至而荊州已平于謹
入江陵胡僧祐等戰死杜畿等被害男女數萬只分
為奴婢弱小者皆殺之是前後二敗誅戮無餘矣左
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江淮無涯岸之
之月令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阻亭壁無籬籬之固臺城之陷莊鐵導景至江王質
江陵之敗會蕭督於襄陽襲宗均於武寧而于謹遂
臨城下矣言其失之易也說文江水出蜀蒲氏徼外
岷山入海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
涯水邊也爾雅郭璞注云兩涯高者為岸漢官儀曰
十里一亭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又
曰亭長課徼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風俗通
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
所館亭說文壁垣也杜預左傳注壁司徒圭壘壁者
過秦論下篇云曾無籬籬之艱頭會箕歛者合從締
言梁朝失國之易不備不虞也

交史記陳餘傳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漢書音義曰家

為一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過秦論鉤戟長鍛也又云因利乘

便辛割天下孟康曰耨鋤柄也爾雅曰棘戟也師古

日耨摩田器也矜與權同謂矛鋌之把也侯景之亂

梁祚漸衰陳氏曰蓋陳霸先其本甚微卒受梁禪頭

會箕歛鋤耨棘矜者言其以布衣起兵也又霸先之

起也胡穎廣州結託徐度交世委質程靈洗周鐵武

錢道戢駱文牙等皆為所用南史所云歲會嵐雲

自降附者也此皆合從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

也驗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過秦論曰并吞八

家頭數出穀以箕歛之過秦論合從締交相與

過秦論鉤戟長鍛也又云因利乘

孟康曰耨鋤柄也爾雅曰棘戟也師古

曰蓋陳霸先其本甚微卒受梁禪頭

言其以布衣起兵也又霸先之

結託徐度交世委質程靈洗周鐵武

皆為所用南史所云歲會嵐雲

此皆合從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

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

與

乘

古

亂

之

頭

先

之

八

至

尊而制六合漢書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在道旁師古曰枳音軌

軌道亭在霸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史記張儀曰混一諸侯禮

記車同軌書同文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於平陽遇害愍帝建興四年劉曜

陷長安送帝於平陽亦遇害言臺城之嗚呼山嶽崩禍擬於平陽江陵出降符於軌道也

頽既履危亡之運禮記泰山其頽乎國語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國策唐雖曰權輕於鴻

毛而積禍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東京賦春秋改重於山嶽

天意人事可以懷愴心者憂也遊商聲樓愴傷我

心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賈誼治安策曰是猶渡江河上

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

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于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亦不覺晝夜去于

庚子山集卷之二賦

餘日奄至一處有城廓狀屋室甚嚴遙望宮中多樓
婦見一丈夫牽牛詣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

此平則知之意不此岸因還如期後至蜀郡訪
嚴君平則知之竟不止岸因還如期後至蜀郡訪

日某年月正是有客星犯牽牛宿風颺道阻蓬萊無可
計年月正是有客星犯牽牛宿風颺道阻蓬萊無可

到之期阻且長蓬萊海上三山名漢書郊祀志自威
到之期阻且長蓬萊海上三山名漢書郊祀志自威

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
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
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輒

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
名雲東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

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路窮道窮者欲達
阻以喻巴之道窮也故下云達言歌事矣窮者欲達

其言勞者須歌其事晉書王隱曰古人不遇則以言
其言勞者須歌其事晉書王隱曰古人不遇則以言

巴作賦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巴作賦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聞左太冲作之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及左賦出遂輟

筆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藝

文類聚云昔班固觀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

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

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

當官言已系出庾氏其先以掌庾得姓漢世而後官族可得而敘也注傳昭十二年曰獻太子之傳

庾皮之子過杜預注庾過劉獻公太子之傳衆仲曰

宮有世功則有官族是庾氏得姓之先為周掌庾大

夫也周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庾氏在漢固無三公惟後漢隱逸庾乘子孫為郾陵著姓餘則無聞平

準書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廩庾皆滿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按周禮有坐論作

而行食貨為經邦人政當官謂居官受職左傳云當官而行言論道而此居其職在漢世有此倉庾之姓也

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

敘潁川鄆陵之地也言庾氏在漢晉時世

居於此代有名入是其偏鍾河洛之靈特稟嵩華之秀者也鄆陵即春秋時鄆所云鄭伯克段於鄆是也

鄆國志鄆陵與陽城俱屬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爾雅曰嵩高為中嶽又云河南華周禮職方氏河南曰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故云稟嵩華之玉石也按鄆國志潁川在河南洛陽東南五百里庾亮讓中書令表

亦稱中州舊邦以潁川近洛陽洛陽為中州也云潤河洛之波瀾者河謂黃河也爾雅河水出崑崙師古

曰洛出冢嶺山入河爾雅釋水云大波曰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

安言庾氏本鄆陵人再世之後分徙新野故又為南陽新野人也云負洛者按郡國志潁川在洛陽東

南五百里洛陽在北故云負洛又南陽郡在洛陽南七百里擊虞云南陽郡在京之南張衡南都賦云陪

京之南謂南陽也京謂洛陽也是亦負洛然稍遠矣言在潁川鄆陵其居負洛重世之後邑居新野又臨

河也臨河謂臨洧水也酈元水經注洧水又云有樊氏野縣知此新野邑居臨洧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

野縣知此新野邑居臨洧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

故宅樊氏既滅庚氏取其坡故諺曰坡汪汪下田良

樊子失業庚公昌後漢書樊宏傳注章懷太子引此

云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是庚氏世為南陽大姓

矣又按南史庚杲之隱逸傳庚詵及子山之先祖皆

稱新野人庚悅孝義傳庚道愍隱逸傳庚承先皆稱

鄧陵人其餘不可殫述是庚氏之族或居新野或仍

居鄧陵者也史記春申君上書云王無重世之德索

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冥安見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

左傳閉元年管敬仲之言

之之主晉書懷帝改元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民枕

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後漢書獻帝還洛陽披荆

棘倚牆壁間漢書張耳陳

餘述曰據國爭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音書

權還為豺虎志曰晉惠帝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龍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瑯琊汝南西陽南頓

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天文志永嘉六年樊

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古曰牛女揚分是後兩都

傾覆而元帝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

元帝徙都建康也吾祖謂滔也晉書元帝紀云愍帝

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即位北史庾季才傳滔隨晉

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宇文道序滔信八世祖也

以上序西晉之亂元帝渡江八世祖滔始徙居江陵

也盧湛贈劉琨書云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

謂滔封遂昌侯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與之

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爾雅曰泰山

為東嶽按春秋祊田泰山湯沐邑誅茅宋王之宅穿

徑臨江之府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

哀江南賦云後杜甫詩會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

商隱詩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其證

矣按庾氏本新野人今賦所云自滔徙居江陵即是

宋玉舊宅非信始居也北史滔過江家南郡江陵縣

是也屈原十居曰寧誅勸草茅以力耕水木交運山

平漢書曰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

川崩竭南史齊高帝紀曰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

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孔子河洛議曰

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為災害

故曰水災此物曰水德方衰阮孝緒傳曰齊為宋行

國語伯陽南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川崩竭亡之徵也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南史康易傳去祖致巴郡太守父道季安西秦事

信之祖也當自遠祖滔歷世至於高會當此宋齊

也訓子事者當其世以忠孝相傳新野有生祠之廟

河南有胡書之祠按祖滔曰徙居新野新野河

野徙居江陵今從江陵上邈新野郡陵歷教與

有生祠碑焉也野陵故鄣地在河南豫州之

河南也潘華徙居江陵史傳於其後猶曰新野人

其本也胡書科斗文也在訪述異記伏昌錄曰胡書

龜曆堯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謂胡書字

之文

人也徒居江陵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魯志

不試幸天官書曰楚蕭西有晴星五曰少微志天

索隱曰春秋合謀圖云少微處士位天官書云

名處士星也易天山遯後漢階庭空谷門巷蕭

劉虬傳云承明三年刺史盧慶王子卿表制

郡宗則宗尚之庚易劉昭五人請加節車

諸徵之是當時曾以蒲輪徵易也詩曰皎皎白駒在

彼空谷疏云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也

帝紀曰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移談講樹就

徵魯申公師古曰蒲裏輪取其安也移談講樹就

書筠恒居其下親書以雞酒往與啖清談而巳釋器

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

獨奇曰策簡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用青竹作

有筠也說文筠竹之皮降生世德載誕貞臣謂信父

不受賦職潛奔江陵故以貞臣稱之言其秉忠貞

之性也詩去世德律求西征無云貞臣見於國危

文

文

文

文

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庚肩吾傳曰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初為晉

安王國常侍在雍州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眾籍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為王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

後為安西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父子等並充其選及

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

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書堂黃

圖曰甲觀太子宮漢書注云甲乙丙丁之次也文詞

高於甲觀者言為東宮通事舍人累官太子率更令

中庶子重其文詞也後漢書云天下楷模李元禮漳

水名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王仲宣四言詩云

遷於荆楚在漳之涓說文云漳出南郡臨沮肩吾家

於江陵又嘗為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故云漳濱

濱水也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言父為度支尚

賊臣梁之亂世也論語云鳳鳥不至左傳哀公十四
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
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
子弟泣曰麟為明王出出非其時見害故傷焉

姦回之吳逆一作終不悅於仁人言父為侯景所害

仙所逼雖逃奔江陵未幾而卒也肩吾傳曰時上欲

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勸高陽

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朱季仙攻

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日

可作若能將貧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詞采甚美子仙

乃釋以為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

陽太守封武康縣侯李吳皮器反舊音備大雅舊云

內吳於中國毛傳云吳怒也不醉而怒曰吳西京賦

云臣靈鬣鬣以流河曲吳與鬣同字其音備矣姦王

回謂賊侯景之黨宋子仙也仁人謂父肩吾也

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信自序也劉向列仙傳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竹書紀年云晉平公

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告平

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言君請事之濱洛之

歲蓋言十五歲也沈約安陸王碑云蓋同王子濱洛

之歲實惟辟疆侍從之年俱云十五也滕王道序云

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陸龜蒙小名錄云蘭成信

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陸龜蒙小名錄云蘭成信

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陸龜蒙小名錄云蘭成信

小字也。又張說過信宅詩云：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謂信字蘭成，居宋玉故宅也。漢書儒林傳曰：武帝

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滕王逵序亦云：玉擗

射策高等，甲科矣。言昔王子濱始舍香於建禮，仍矯洛之歲，乃今蘭成射策之年也。

翼於崇賢 儀曰：桓帝時，待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

香與舍之，後尚書郎舍雞舌香始於此。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沈休文詩云：晨趨遊建

禮是也。按：滕王逵序，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尋轉尚書度支郎，故云是矣。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陸機

詩云：矯迹入崇賢。注云：崇賢，太子門揚雄解嘲曰：矯翼厲翮，本傳云：累遷尚書度支郎中，出為郢州別駕。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還為東宮學士。言初為抄撰學士，在東宮，至此還為東宮學士，故云仍也。

遊游雷之講肆 一作**齒明離之胄筵** 言在東宮時也。

辭云：圭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肆，左傳在音。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易曰：明兩作離，王元

長曲水詩序云入虎闥而齒胄注言太子入學既傾

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止故曰齒胄

也方塘水白釣渚池圓劉公幹詩云方塘含白水中

待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說文曰韜劍

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

五兵於帳中也隋書樂志曰梁武帝定國並以雅為

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

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曰宜以

爵位以勸有功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夏四月置崇文

宮兵馬並受節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左

傳曰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泚伯勞射王汰斬以貫
笠韞杜曰兵車無蓋尊則邊人執笠依韞而立以御
寒暑名曰笠韞蘭池宮名在涇城漢書武帝貴楊僕
曰受詔不至蘭池宮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月西沒
今典午者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謂江漢
謂司馬也謂帝之為湘東王時也湘東楚地故云江漢西河之主
謂東魏也東魏都鄴西河魏地滕王道序云於時江
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冰戰事醜徒
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是論兵於江漢
之君也又云兼通直常侍使於魏主接對有才辯還
本國為正員郎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
所稱是拭玉於西河之主也左氏傳曰江漢雖漳楚
之望也杜預云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
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儀
禮曰賓人北面坐拭圭鄭康成注曰賓使者拭清之
也史記魏文侯以吳起為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知
西河為魏地矣以上歷敘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
已之在梁時有聲名也賦

於時言梁之承平時也張協詠史詩云昔在西京里
時朝野多歡娛左氏傳曰高臺深池撞鐘舞文

為冠蓋門成鄒魯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

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

之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漢書韋孟傳云自孟至賢

五世賢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里為冠蓋連茂苑

言其多富貴也門成鄒魯言其多文學也

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漢書枚乘上書曰轉粟西向

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都賦云瓚曰海陵縣名也

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

有吳大倉連茂苑於海陵者以喻天監中立建興苑

於秣陵之建興里也又魏都賦云橫塘查下劉逵曰

里

有

見

賢

向

苑

是

苑

苑

苑

苑

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毀之

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東門言梁地東至於海也

廣州記曰馬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南史

中大同元年交州刺史楊暉剋交趾嘉寧城李賁竄

入屈獠洞交州平是梁地南極交趾也隋書地理志

曰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三

十郡三百五十縣于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

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群柯又以舊州還

濶多有析置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

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典籍散逸泮記無遺郡縣戶口

不能詳究逮於橋則楠萬株則家封于戶言蜀

陳氏土宇彌蹙橋則楠萬株則家封于戶言蜀

諸州郡皆為梁地國之生產富饒也漢書貨殖傳

曰蜀漢江陵于樹橋渭川于畝竹此其人與于戶保

等西賚浮玉南琛沒羽武帝外國朝貢之年扶南龜茲

天竺國各遣使朝貢三年遣使朝貢十年扶南龜茲

年有鄧至國九年有于闐林邑等國十年有宕昌國

又婆利國獻金席十一年有高麗國又百濟等國十

三年林邑等國朝貢作浮山堰十四年有焉耆龜茲

悅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古詩云陽春布德澤于寶音紀總論曰悅而

歸之如魚龍之趣淵澤也樂動聲氣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一作蛟龍淮南子曰蛟龍伏於川人不

見其飛舉而能高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曰南史羊侃傳者風雨舉之也

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云五十年者舉其成數也王欽為和

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此下言南北通好不事甲

亂也按南史中大通六年魏始分為兩大同二年與東魏通和三年東魏人來聘使張臯聘於東魏自後

每歲遣使報聘焉至太清元年東魏司徒侯景內屬東魏攻景始遣蕭明北征及與東魏結和而侯景舉

兵反矣王欽和親班超定遠言與東魏通好之時也漢書曰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告單于又白須十當

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與中國和親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當遣人告塞使曰欲見和

親侯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欽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超莫

子山集卷之二賦

城通三十六侯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武

帝天監後每舉兵侵魏及魏分東西東魏通和而西

魏邊警無聞是以莫見兵革也後漢書曰光武時馬

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漢

書匈奴傳贊曰文帝中年聚天下精兵於廣武觀高

論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

離石有將兵都尉謂梁朝徂於治安禧機警伏豕有

景起家為北鎮戍兵也離石都尉者時高歡使擁兵

于萬專制河南也注見下文陸機豪士賦序曰一

之釁積成山嶽詩云百川沸騰漢書師古注曰沸湧

教弛於刑典履霜弗戒卒致亂亡者也此下皆言梁武帝致敗之故梁武帝紀帝著毛詩問答尚書大義樂社義等書又天監初何佟之等并撰五禮千餘卷帝稱制斷疑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又云武帝於重雲殿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入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朱异與左丞賀琛遜日講武帝禮記中庸義虞荔傳云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弱言其爲士林學士

釋教也于寶搜神記曰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曰臣愚不足

以知之試問西域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

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

以武帝時所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

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春秋莊公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氏傳曰夏恒星不見夜

明也杜預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漢書劉向上封事

諫曰夜常星不見即指是事也本恒星遊漢文帝時

故稱常星矣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佛生

右廣墮也即行七步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

南史武帝太清元年三月乙巳帝升光嚴講堂

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

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又侯景傳曰景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中丁和上表求降初帝以是歲正

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

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

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景之得入亦以佛教也

平魚齒城危獸角言不能完城廓以為保守之謀也

陵子庚門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杜預注云魚

能以馱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言其忘情于戚

為城馱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也漢書曰李廣

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焦受一

升晝炊飯食夜擊持行今在滎陽庫中也龍媒馬也

馬八尺以上為龍漢書天馬歌曰龍之媒天馬徠三

輔黃圖曰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

馬置之西門宰衡以于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

外為平樂館

略謂朱異也南史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謀

同八年加侍中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在內省十餘

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

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間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

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敢以其所聞干忤

天聽及侯景降謝舉等以為不可許異探帝微旨答

曰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

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景謀反鄱陽王

範及羊鴉仁啓景有異志朱異曰侯景數百叛虜何

能為役並不奏聞及景反鎮戍相次啓聞異尚曰景

必無度江志賊至遂以討異及陸驗為名帝將誅之

簡文曰賊特以異等為名耳今日殺異無益適足貽

笑乃止簡文愍亂四言詩曰愍彼陂田嗟斯氛霧謀

之不滅褰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屨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謨謀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帝登南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與異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又侯景傳云景反以誅中領軍

朱昇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
辭以爲姦臣亂政漢書曰王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
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亞夫傳
漢文帝曰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禮記鄭注云紳
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緝者淺赤言帶之色
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
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也晉書曰王衍終日清
談石勒望彌寇京師衍爲元帥舉軍爲石勒所破勒
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
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
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
之上決勝千里之外清談爲廟略者議其無濟於政
也乘瀆周書水以周書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帝王世
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
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左傳昭王
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是其事也夏書曰予臨兆民
若朽索之馭六馬孔疏云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
驚則逸言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孟子
危懼甚也

民於水也抱璞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

為沙蟲、人敵、箬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

之濁、淮南畢萬術曰膠橈水則清、敵箬不能救鹽池之

滿、說文曰箬蔽也所以甌底也、淮南既而魴魚類尾

四郊多壘、汝黃之詩云魴魚類尾赤禮記曰四郊多壘、

大夫之辱也、注云壘軍殿狎江、鷗宮鳴野雉、首亡國

異迭見也、說文曰鷗水鷗也、漢書劉向曰秦始皇之

又五行志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易京房傳曰野鳥

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嘉二年三月、

央宮承明殿屋上、宋書五行志曰晉武帝太始四年

翟雉飛上、湛盧去國、餘艘失水、湛盧、劍名、餘艘、左傳

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窺有能相者
名薛燭王名而問之對曰敵台子因天地之機悉其
伎巧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莫邪四曰豪曹五日
巨闕楚昭王臥而得吳湛盧之劍於林間於風相
對自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今吳王大敗吳師
謀楚故湛盧去國左傳昭十七年楚人大敗吳師
其乘舟見被髮於伊州知百年而為戎矣左傳昭
餘皇見被髮於伊州知百年而為戎矣左傳昭
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采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
之戎於伊川言彼姦逆之熾盛久遊竟而放命謂
侯景之來也侯景傳云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
景也南史侯景傳云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
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
朱榮甚見器重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
時與景甚相友愛及歡誅爾朱氏景以眾降仍為歡
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
織耶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也景謂歡曰
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致關中取
之歡不許後為河南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

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取濟江縛取蕭衍老
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
若已之半體賦言景之姦逆少而不羈及事榮降歡
復思反叛始欲以千騎抵關潛圖事泰後欲以三萬
定梁來歸於我久矣遊竟而放命也易繫辭曰遊竟
為變後漢書曰第五倫擢謝夷吾為督郵時烏程長
有滅豐倫使收案其罪夷吾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
近三十日遠六十日遊竟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
月餘果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左傳楚子曰
暴卒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以喻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以喻
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裴淵廣州記曰鯨鯢長百尺雄
曰鯨雌曰鯢日即明月珠也周處風土記曰鯨鯢海
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為朝水梟惡鳥即一梟
惡獸即破鏡郊祀志曰禍黃帝用一梟破鏡張宴曰
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被除凶災令神
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
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
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羆而虎眼如淳曰漢
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其以惡鳥

故食之也述異記曰鏡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嬌生

還食其母故曰梟鏡侯景傳云景既南奔魏相高澄

悉命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

宮為婢景男三歲者並蠶室後齊文宣夢獮猴登御牀

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蠶焉言景之凶逆

大則蠶食諸國有若鯨鯢小則如梟鏡使已種類破

滅無遺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漢書匈奴傳

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

無城廓常居耕田之業

可正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尚值天下之無為尚

有欲於羈縻武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以十三州內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臣翟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

巨如牛馬之愛羈縻也後漢書魯恭曰是以聖王之

制羈縻勿絕而已注云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

口縻牛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謂侯景內附

疆也

縻也

縻也

也侯景傳云景用王偉計以太清元年三月

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名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

舉皆言納景非便武帝不從遂納之封景河南王大

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

故事漢書匈奴傳曰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燒酒以

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徭

還應劭曰徑路匈奴實力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

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也左氏傳曰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見胡柯一作於大夏識鳥

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那於條枝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枝

蜀賈人市又西域傳曰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

大鳥那如龜郭義恭廣志云大爵頭及身膚蹄都似

秦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翹丈餘食大麥其豺牙必厲

那如龜一作胡桐按西域志出鄯善國

虺毒潛吹

謂侯景潛圖反叛也侯景傳云景長不齒

少鬢低低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

人亦當為人所食爾雅曰豺狗是字林云豺狼鬣狗

聲郭云脚似狗貪殘之獸孔叢子曰梁丘燒通也毒

三旬而後廖後漢段熲東羌疏云今傍郡戶口單少

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棘

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漢書注應劭曰虺一名虺

螫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致死師古輕九鼎而欲問

日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

聞三川而遂窺南史侯景傳去景自潯陽敗後多所

扈言辭不遜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

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格

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都陽王範

鎮谷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並不奏聞

景所以姦謀益果時帝與魏通和景上言曰高澄後

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笑也

臣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

致顛瀕寧堪粉骨投命魏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

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惟朝廷自恥

亦是三公盱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

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是亦

朕之失也景遂反遣徐思王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

側之惡帝遣中書舍人賀季等隨思王往勞之於板橋景北面受勅季曰今日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

帝也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焉秦本紀秦武王謂甘茂曰

寡人欲容車通三川始則王子名戎姦臣介冑既宮以窺周室死不恨矣

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王子謂臨川王宏之子蕭正德也南史正德字公和

少而凶慝招聚亡命齊建武中武帝嘗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自謂應居儲嫡每

形於言數有罪蒙赦大通中封臨賀郡王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讎太清二

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遣徐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

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

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航詐稱迎挾以齊景

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面望闕三拜跪辭歎歎流涕引賊入宣陽

門與景通揖馬上退據左衛府賊以正德為天子使
 曰正平元年及臺城開正德率眾揮刃欲入城先使
 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濤之號降正德為
 中太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帝曰豎其死矣何
 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責深自咎悔密書與鄧陽嗣正
 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梁室傾覆皆由正
 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
 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知是王子名戎者謂
 侯景之入正德名之也姦臣分曹者謂朝廷不知其
 謀使正德為平北將軍也陸士龍大將軍燕會詩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李善注云姦臣謂趙王倫也正
 德篡逆比於倫矣杜預注左傳注曰介也胄堯整也
 既官政而離邊者按左傳我子駒支曰我諸戎相
 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言侯景始立正
 德為天子後復降為侍中是離邊也遂師言而泄漏
 者按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言正德密書與
 鄧陽王契以兵入為賊所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
 遮得以致見殺是泄漏也
 窮寇漢書百官志曰廷尉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
 朝廷與眾共之兵欲用志故稱廷尉言侯景得

罪東魏來奔於我，是廷尉逋逃之囚，又敗於渦陽。稱窮寇，侯景傳景內附，高澄嗣事，為渤海王，遣其勝。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北兗請救於西魏，西魏收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乃發兵據懸弧。景將蔡道憲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閻門無恙，并還寵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王隱晉書曰：蘇峻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隱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魏志曰：諸葛誕據淮南，反言昔日廷尉逋囚，淮南窮寇，至此轉盛。出周書，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王隱晉書曰：太始初，到洛下，于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傳識者不能知，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曾狄泉此地也。李有二鵝，蒼者育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出狄泉之蒼鳥者，以劉淵喻侯景也。左傳曰：困獸猶鬪，起橫江之困獸者，言景有渦陽之敗也。

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郭襄山鼓山

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水經注曰魏正元二年

吳王孫亮分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

逕鼓鳴則主有兵革之妻晉書五行志曰吳興長城

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太鳴

後有孫恩之亂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

獻西施於此石鼓鳴即兵起按晉通二年始平郡中

石鼓村地自開是其驗矣漢書天文志曰太白自斷

方秋金義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為亂紀太

民流亡太白兵象也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

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武

月

鼓

吳

逕

夏

後

獻

石

方

民

則

鼓

象

吳

逕

夏

後

獻

石

方

石

鼓

鳴

山

天

則

金

精

動

宿

郭

襄

山

鼓

山

經

注

曰

魏

正

元

二

年

有

石

鼓

高

六

尺

湘

水

所

流

經

注

曰

魏

正

元

二

年

有

石

鼓

高

六

尺

湘

水

所

流

經

注

曰

魏

正

元

二

年

有

石

鼓

鳴

山

天

則

金

精

動

宿

郭

襄

山

鼓

山

經

注

曰

魏

正

大同元年正月曲阿縣建陵口石辟邪起舞爾乃桀

有大蛇鬪隧中其一被傷是其災異迭見也縱兵殺掠

黠橫扇馮陵畿甸也侯景攻東府城設百尺

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

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僕身而出賊交兵

殺之死者三千餘人縱兵殺掠又募北人先為奴者

並令自投賞以不次朱异家贖奴與其儕踰城投賊

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詐曰

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專侯王已為儀

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鹽鐵論曰匈奴桀黠

恣入塞諡法云賊人多殺曰桀漢書曰匈奴桀黠

盜犯法南中志云巳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人

陵我城廓說文曰幾天子

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

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孟康曰廬山

于南庭山師古曰狼望旬

漢書楊雄曰前代豈

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孟康曰廬山

于南庭山師古曰狼望旬

漢書楊雄曰前代豈

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孟康曰廬山

于南庭山師古曰狼望旬

漢書楊雄曰前代豈

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營
口採秦漢以來宮殿門闕
篇茲云黃圖謂畿輔也史
鄉衍傳云中國名赤縣神

傳云大同中童謡曰青絲
求朝廷所給青布及是
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謡

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
尚被青袍又云景既尅建

等門童謡曰脫青袍著芒
云青袍似春草家語云顏

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
乎顏淵曰見之天子履端

有繫練之狀天子履端廢
景屯西州使僞陳虞以甲

玩後宮嬪妾收王侯甲士
王偉守武德殿于悅屯太

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丞相王如故後每徵求

裁抑又云景築長圍以絕
內外又於東宮置酒奏樂

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

以為樂左氏傳曰履端于始史記正月為端漢書匈奴傳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廣大之號言其象天單于然南史齊東昏侯紀云帝出時人以其所

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識焉天子指梁武帝也謂武帝身被困逼正月不視

朝也單于指侯景也謂侯景築長圍置酒兩觀當乾宴樂也侯景篡位百日天子故稱單于矣

千門受箭謂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及入又使王氏傳曰雉門及兩觀災三輔黃圖曰闕觀也周置兩

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漢書曰白虹貫日蒼鷹擊殿博物志

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白虹貫日蒼鷹擊殿曰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專諸刺其王僚鷹擊殿上又戰國策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

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南史太清元年二月巳卯白虹貫日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重是其驗矣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幽也史

囚之夏臺，桀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括地志曰：雋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故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堯城水，經注曰：小城陽在城陽西半里許，俗諺以為囚堯城。

戚非平戎之戰，侯景傳云：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綽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祭軍蕭贇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贇骨鞭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贇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知援兵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左傳：滅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釋言：干并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干楯名明堂位云：朱于玉，楹以舞大武，戚斧也。戎陶侃謂侯景也，言不能平之。二語謂援兵之不力也。陶侃

空爭，一作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喻羊鴉仁也。南史：王琳傳云：太清二年，元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

琳傳云：太清二年，元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

乃中江沉米，輕船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

乃中江沉米，輕船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

乃中江沉米，輕船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

乃中江沉米，輕船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

乃中江沉米，輕船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

乃中江沉米，輕船還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

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趙及康王會理共攻賊於
東府門、一區為賊敗、臺城陷、皇以爲五兵尚書、鴉仁
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疏、受寵朝廷、竟無報效
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
晉書陶侃傳云、陳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
爲戰艦、云又溫嶠傳云、蘇峻之亂、是時義軍屢戰、失
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
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長將安在、荊州接胡蜀倉
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
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
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
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今挑
之戰、一鼓可拔、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嶠等與公並
受國恩、是致命之日、若違衆獨反、義旗將迴、指於公
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侃督水軍向石頭、率精勇一
萬、以挑戰、峻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時京邑荒殘、資
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疑於武昌、晉書陳敏
傳云、敏反、自將討甘卓、顧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
言、溫嶠借資陶侃、卒平蘇峻、冷王琳運米、而都城已
陷、是空爭米船也、顧榮揮扇、以却陳敏、今鴉仁竟爲

賊敗、臨死恨報効不將軍死綏路絕長圍。司馬法曰：終是虛搖羽扇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左傳注曰：古名敗。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左傳注曰：古名敗。軍為綏。南史侯景傳云：賊築長圍以絕內外。以下云：侯景攻城。中外隔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鳶繫以長繩藏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又按：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乃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漢書相如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積薪。康曰：烽如覆米。奠縣著契。阜頭有寇。則舉烽。燧積薪。有寇。則燔也。又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烽。故云。隨星落也。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淮南子曰：公輸班為木鳶。而飛之。論衡曰：魯班刻木為飛鳶。飛三日不為木鳶。而飛之。論衡曰：魯班刻木為飛鳶。飛三日不

下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皆走邵陵王綸敗績奔

京口賦執西豐公大春是其韓分趙裂鼓臥旗折之

事也史記張儀說韓王曰夫塞城阜絕上黨則王之

國分矣戰國策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後

漢書隗囂傳曰秦弓臥鼓晉書曰陸機臨戎而牙旗

折左以下皆重援師之失羣班馬迷輪亂轍左傳襄

敗侯景攻城之也急也乃脫歸齊師夜道邢伯告

平陰之役齊侯畏其衆也齊師其道杜注云夜道馬不

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杜注云夜道馬不

相見故鳴班別也又長勺之戰曹劌猛士嬰城謀臣

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猛士嬰城謀臣

卷舌曰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李陵答蘇武書

劇秦美新曰卷雲漢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揚雄

其舌而不談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

南史云景造諸攻具飛樓撞車登城車鉤楯車階道

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

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夜不息引玄武湖水灌臺城

闕前御街並為洪波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

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驅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城中亦鼓噪而出

賦

震呼動天地虎豹皆股慄神異經曰西方中有蛇頭
尾差大有色五采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
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茂先注云會稽常
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又博
物志曰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
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晉書曰初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五郡則
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陣蛇勢也五郡則
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
弟不相接救也五郡疑指湘東郢陵武陵廬陵南康
此五郡也三州疑指荆州益州郢州此三州也按本
文序臺城內外兵馬相接之際此二語當序諸王至
護軍以下始序諸將蓋梁朝宗室父子兄弟也又按
武帝入子除昭明太子死簡文帝位居儲貳及豫章
王綜奔亡削爵尚有湘東王繹郢陵王綸武陵王紀
其廬陵王續南康王績早卒不及危季有子嗣爵是
武帝子兄弟封王者有此五郡也三州如湘東王為
荆州武陵王為益州郢陵王時在郢州續績早亡惟
此三人於武帝為父子也武帝蒙塵三子在外援兵

最盛不能接救是父子離別也又按臺城之陷湘東
王師於武城援兵不進郤陵王與侯景戰敗還京口
武陵王聞武帝崩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
書止之故云三州父子別離也于寶搜神記曰世說
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
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
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惻然因相謂曰我等皆無
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因結義為兄弟長字
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
因相諾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事
奉敬如親母三年母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
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為妻在
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卒葬在太原赤山之下
八塚同行東頭一塚是賢塚也吾死後女等若能
送葬到塚則吾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
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鱗足下有通徹之文父喪因
流浪失汝等宜思記之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
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
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
擗地曰此吾母也吾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今

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帝

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五人各為太守聘贈張遺母

喪追封太原縣大夫孝子傳曰晉三州人約為父子

動天地感應昭信矣孝子傳曰晉三州人約為父子

父令立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

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

立有書生過為縛兩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

嘗見江河填耶吾觀汝行耳明廻至河邊河中土為

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五護軍慷慨忠能

郡兄弟三州父子古今之事相符焉

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護軍謂韋粲也南史列傳

人也將屯青塘當石頭東路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

霧軍人塞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塞至曉未合景

登禪靈寺門建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

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

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

百人中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下簡文聞之流涕謂御

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弔先死

行陳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諡忠貞三世為

將謂祭祖獻父放與祭三世俱為濟陽忠壯身祭末

將也史記王離傳云將三世者敗

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濟陽謂江子一子四子五兄

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為南津校尉兄弟性並剛烈

及城被圍開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

宮殿主子五並力戰直前賊並坐甲不起子一引稍

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倒稍折賊解

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

赴敵子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墜一痛而絕漢

書項籍傳云范增為末將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一作人歸元三

軍悽愴江子一傳云賊義子一之舅歸之面如生詔

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贈三人諡曰義子曰毅

子曰烈子史記范蠡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亦

見國語左氏傳曰先軫免胄入尚書多算守備是長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尚書多算守備是長

雲梯可拒地道能防尚書謂羊侃也南史列傳云羊

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為都

賦

賦

賦

賦

賦

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表
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
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
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棧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
城內諸軍事賊至卒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揮一決於
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
得射外矢卻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
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木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賊
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
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起二土山以臨
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
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登塹虛彼
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初侃長
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
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
鷲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
亦弗之害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
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
城賊不能進淮南子曰楚欲伐宋墨子聞而悼之見

楚王命工輸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後

漢光武紀曰昆陽之戰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

或爲地道衝柵撞城也南史羊侃傳云尋以疾卒

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也悼羊侃善於防守不幸疾卒

於城內史記曰燕軍攻安平田單東保卽墨燕旣盡

降齊城惟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

之淖齒旣殺愍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

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立以爲將軍以卽墨拒燕是齊將閉壁之事也壁壘

壁也今侃之技巧如鐵籠火牛城中賴以固守故云
有齊將之閉壁也水經注云燕書建書十年慕容寶
自河而還軍敗於叅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
至叅合見積骸如山設策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哀
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輿過平城北四十里疾
篤築燕昌城而還亦見崔鴻十六國春秋是燕師臥
牆之事也慕容寢疾築城而還侃疾遂死故云無燕
師之臥牆也侃卒而臺城遂陷是失事去矣晉書陶
侃傳云賊攻大業壘陶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君遣

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詩云矢申
之云亡邦國殄瘁蓋傷羊尚書之死也申子謂柳仲禮

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申子謂柳仲禮

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

廷便望其至兼蓄雍州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莫已

若也又韋粲傳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粲乃抗言於衆

曰今日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敢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裴公

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為諸君解釋之裴之高泣願剖心以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

軍次新亭陸龜蒙小名錄云仲禮小字申子引山賦云西征賦曰何猛氣之咆勃李善注云怒貌也左

傳劉文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杜預曰元戎我車在前者毛詩傳曰元大也周曰

元戎先冑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柳謂

仲禮青塘之敗也柳仲禮傳云韋粲見敗仲禮力
設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
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又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
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
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
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左傳僖二十二年公及
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杜
預曰胄莞莖魚門邾城門正義曰說文云胄莞莖首
鎧也書傳皆云胄無莞莖之語言莞莖舉今以曉古
蕘秦漢以來語莞不侯反莖莫侯反酈善長水經注
云余嘗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
長城窟行信不虛也史記高祖本紀云漢王出行軍
病甚困馳大威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
京索間六年自被大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
病創也蜀志云關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
雖愈每至陰雨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功業天枉身名埋沒傳云
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刮之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
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

嘆怨隙遂成而仲禮亦嘗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藥
 百姓汚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
 心竭九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景
 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銀是後閉營不戰裴之高
 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
 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柳仲
 禮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
 及聞降莫不嘆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異成於仲
 禮後至江陵會岳陽王詵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
 州刺史將侵襄陽岳陽王詵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
 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滌頭大敗沒於魏魏相安定公
 待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史論以為仲禮始終
 之際其不相副天方喪梁斯人而有斯迹是其功業
 天枉身名埋沒之事也蓋仲禮喪節於侯景俘囚於
 西魏功業何存身名兩失于山之賊所或以隼翼鷄
 以深恨之尚書鄭注德折天枉之名或景傳云景
 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南史侯景傳云景
 軍敗績邵陵王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
 莊丘慧達直閣將軍胡約廣陵令霍雋等來送城

下通令云已禽邵陵王霍霍獨獨王王小失利已全軍

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

口景義而釋焉焉正德乃收而害之之亢倉子曰以隼翼

而披鷃不明者以為隼隼明者視之乃鷃也也戰國策江

乙對楚宣王曰虎得狐狐狐曰無啖我我天帝命我長百

獸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乎虎隨

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已已反以為畏狐也也

漢書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其其害潰山谷過

秦論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鋒戈戟刃也也

錐與鑄同即箭鏃也也爾雅釋文孫葵曰膏凝曰脂脂說

詩傳云郊外曰野

魏鼓吹曲克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官渡云克

血被原野

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

胡笳而淚下

晉書載記曰苻堅肥水之敗其走者聞

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又劉琨傳云

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中夜拒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

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歔

棄馬

吳志曰孫策與太史慈鬪策刺慈馬而擊得慈

項上手戟慈亦得策

策鬪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策刺慈

赴於是解散策平定宣慈住涇縣秦躬自攻討遂見
囚執即解縛捉其手曰寧亡神亭時即注吳屋云慈
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囚執與正史異按本文乃是敗
辭子山所引依吳歷文也江表傳曰孫策說袁術云
家有舊恩在東願助勇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名
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許之策渡
江攻劉繇牛渚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
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因渡江攻
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
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
中傷股不能乘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漢
因自與還牛渚營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書
曰章邯擊趙大破之趙歇陳餘張耳走入鉅鹿城秦
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請兵項羽乃悉發兵渡
河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
角擄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楚擊秦士無不一當十
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楚是楚已破秦軍地
理志云鉅鹿郡秦置屬益州有鉅鹿縣紂所作沙丘
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

足為虜又馮秦世傳曰其先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

括距秦戰於長平按史記趙奢傳秦軍軍武安西秦

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距長平趙奢已死子括為將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

十萬之眾降秦秦悉坑之當云碎於武安之瓦子山

詠懷詩云武安檐瓦振是也此云長於是桂林顛覆

平合二戰矣崩沙碎瓦言其振動也於是桂林顛覆

長洲麋鹿謂臺城既陷建康荒蕪也吳都賦曰數軍

又曰佩長洲之茂苑詩序云閔周之顛覆潰潰沸騰

漢書伍被曰子胥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潰潰沸騰

若若塤翳天地離阻神人慘酷百川沸騰陸機功臣

頌曰若若字

宙上塤下翳

晉鄭靡依

魯衛不睦

謂臺城陷後諸王

忌也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公叔文

子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言靡依不睦

者按侯景傳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

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健頓江津並未之

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

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

進是廉依也。又按河東王譽傳云：元帝軍於武城，新
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
將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遣世子方等征
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亦見敗。又
遣王僧辯攻譽，遂斬譽。又郇陵王綸傳云：于時元帝
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為
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
况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
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矛，匡
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
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
愈醜。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
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謂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
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
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
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
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
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
辯。綸遂與于躡十餘人走，卒為魏人所殺。又周書梁
王譽傳曰：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登梁

无帝信之歸至江陵收慄殺之元帝之攻譽也譽告
急於晉晉聞之大怒因攻之元帝大懼遣庾奐謂晉
朝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欲將謂何吾蒙先
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順逆安在晉謂
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
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
襄陽晉既攻柵退而築城不能自固乃遣使於魏稱
藩請為附庸卒有江陵之伐又鄱陽王傳云尋陽王
大心遣兵擊莊鐵鄱陽王範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
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又侯景
傳云初援兵至北听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侯
王師纒過淮便競剝掠發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
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
確逾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莫不睦如此晉鄭魯衛皆周宗姬姓
以喻梁朝宗室所以深責諸王也
地軸史記天宮書曰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正義曰
黑帝北方踭光紀之帝冬萬物閉藏為之動為
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軍南畢西北為天門日月五
星所道在邊事亦為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

達者占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生貴人多死也河圖括地象曰地可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海

賦又似地軸探雀鷖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謂武帝

挺拔而爭迴侯景傳云景入宮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

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

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

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又武帝紀云

帝疾久困苦索塞不得再日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

問起居不得見勳於閣下史記趙世家曰公子成李

允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鷖而食之三月餘

餓死爾雅疏云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鷖謂燕雀之

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鷖而食之是也左傳文元

年楚成王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

熊蹯而死弗聽王縊杜注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又左傳云宰夫膾熊蹯不熟知熊蹯為難熟之物也

蹯扶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謂侯景惡葬武帝又

元反元反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

傳云武帝崩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

欲令後世絕滅簡文帝紀云大寶二年景幽帝於景

紀云大寶二年景幽帝於景

紀云大寶二年景幽帝於景

福殿廢後王偉乃與彭儁王脩纂進觴於帝曰丞相
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言
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賣酒肴曲頃
琵琶與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徒為樂一
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囊王脩纂坐上乃崩
偉徹戶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左傳襄二十
五年崔杼弑其君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
之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注云側葬埋
之不殯於廟下車送葬之車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齊
湣王無道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而
死亦見史記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左氏傳
田完世家
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
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
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
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
之曹遂滅左氏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
而哭七日七夜不絕聲二語傷梁亡建鄴為侯景所
據也按秦庭之哭與序內忽踐秦庭事同而取意各

異彼言入長安此言金陵失守二帝爾乃假刻璽於
遇害已有乞援之志故逃奔江陵矣
關塞稱使者之酬對以下序已道奔江陵歷盡關塞
刻傳出關歸家後漢書曰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
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關去家十二
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
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
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險阻求謁更始
妻子奉還節傳乃歸鄉里漢舊儀曰奉璽書使者乘
馳傳其驛騎也三騎逢鄂坂之讎值郾門之征稅
行晝夜千里為程
史記曰伍胥與太子建之子勝俱奔吳到昭關關吏
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自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索
隱曰其關在西江乃是吳楚之境地理志曰江夏有
鄂縣史記曰楚熊渠子立其中子紅為鄂王晉太康
地記以為東鄂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庾仲雍江圖
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樊口至武昌
十里江夏為吳楚之境子胥自楚奔吳子山自吳奔
楚關吏讎嫌當引此事又晉書地志云河南陽城有

鄂坂關此鄂坂之譏嫌非河南之鄂坂也左傳文十
一年曰初宋武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彤班御皇父充石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宋公
於是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杜預註征稅
也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礙劉向曰公孫龍持

魯女生別傳李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驪按神仙傳
蘇仙公桂陽人仙去見白馬常在嶺上改牛脾山為
白馬嶺桂陽成武丁死友人於武昌岡逢之乘白吹
驟西行乃改為驟岡乘馬策驟疑假地名為言也
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滕王序云出往上游來

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為舟漢書貨殖傳曰范蠡
乃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音匹延反後漢書方望曰
范蠡乘扁舟於五湖劉邠曰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
吳都賦云習御長風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彼鋸牙而鉤爪又循

上游或作流師古曰游流也
江而習流也言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遇侯景襲郢之兵
也侯景傳云大寶二年於大廡跨水築城

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三千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淮南子曰鋸牙鉤爪於是摯矣神異經曰窠奇

鋸牙鉤爪遇忠信之人則墜而食之吳都賦云鋸牙鉤爪自成鋒穎喻侯景也吳越春秋云句踐發習流

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與吳戰循江習流謂襲排青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南史王

郢之兵也僧辯傳云湘州賊陸納造青龍艦述異記云吳王夫差作天

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是舟舊有青龍之名子山引用之又屬吳事古今合

符矣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晉令水戰有飛燕船樓樓船也漢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

有樓船將軍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

侯張遼王濬喻王僧辯胡僧祐等也風驚射火者謂景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也箭重回舟者謂景遁潛軍夏首又倍道歸建鄴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

沉於杜侯者謂賊任約為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

遁潛軍夏首又倍道歸建鄴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者謂賊任約為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

沉於杜侯者謂賊任約為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

為杜龔所擒景不能救也南史王僧辯傳云侯景
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
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
沉公私船於水中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
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景軍內薄苦攻
城內同時鼓噪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
將軍胡僧祐率眾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
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
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
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命即率
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景
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圍盛求輸郢城身
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
命杜龔鼓噪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
帝命生釘和舌斃殺之郢州平渚宮舊事曰景遣在
約眾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法和乃出詣
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在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
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等千餘人與之同行法
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
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

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分甑滑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白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白曰吾前於此水乾時建一利語檀越等此雖為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在約在水中抱利柱頭纔出鼻遂擒之魏志云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合肥之戰遼執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權收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時元帝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故取以為比張遼本臨合肥而云赤壁者疑是誤文也赤壁周瑜事按吳志赤壁之戰曹公軍次江北周瑜等在南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引次俱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炎張天軍遂退敗是其事也時臺城既陷建鄴吳

地已為賊營，子山引用張遼王濬，皆是攻吳敗吳之事，不得云周瑜赤壁之兵也。故云誤矣。晉書曰：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桺蔽江而下，尋以譎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大康元年，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剋之。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鑊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以麻油在船前，遇鑊，燃炬燒之。於是船無所礙。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偏重，將覆。權因廻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吳志曰：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墜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受詔作御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氏春秋曰：諸葛誕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救杜侯，誕飄至岸，幾竟溺死。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

鷓鴣之洲述異記曰荀環好道術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霄漢乃駕鶴之仙

也齊諧志曰黃鶴山者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有

黃鶴樓黃鶴一名黃鵠水經注曰江之右岸有船官

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落帆藏船遊

之也按王僧辯平郢州蕭韶為郢州刺史梁宗室傳

曰元帝封韶為長沙王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

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

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

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意信稍

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謂曰官今日

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即其時也路

巴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漢書地理志曰零陵郡

鄴入江過郡行二千五百三十里禹貢幡冢山西漢

所出東過三澁至於大別南入江師古曰三澁水在

江夏竟陵韶傳云韶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

韶得接信是信由郢而至江陵也爾雅曰星紀斗牽

牛吳分野謂路已漸入江陵若乃陰陵失路一作釣

而舊國舊都猶望之悵然矣

臺斜趣漢書曰項羽至陰陵迷其道原曰縣名

有項王村即項羽迷失路處水經注曰武昌郡治

赤壁而沾衣儀烏江而不渡見前瑜破魏兵於烏林

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烏江亭長儀船待謂羽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羽笑曰乃天

向岸曰儀臣贊曰烏江在牛渚迹異記曰今烏江長

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儀舟符項王處

雷池柵浦鵠一作陵焚戍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雲

皖左傳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諸旅舍無煙巢禽無

樹自陰陵以下當謂侯景巴陵失律江都喪師還奔

戶口百無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又云於是千里

荆之敗杞梓庶江漢之可特則巢禽無樹一語當謂

王元帝所敗遂見殺卻陵王綸敗走卒為魏人所殺

岳陽王賡不能自固請藩於魏且襄陽路遠皆歷有

巢禽之無樹不足特也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

特謂元帝可恃以靖亂也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荊州

之望淮海維揚三千餘里謂遡江而上走三千餘里

也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漢書韓信傳云信

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乎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吳越春秋曰伍員奔吳追

者在後至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曰漁父渡我漁父

歌之曰日月昭昭乎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

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悲月已馳

今何不渡為事浸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乃渡之千

尋之津既渡父持麥飯鮑魚羹盎漿飲食畢欲去子

胥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遂辭不受子胥曰請丈人

姓字漁父曰何用姓字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

貴無相忘也子胥既去漁者屈於七澤濱於十死謝

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屈於七澤濱於十死謝

辭隋王晟云西澤七澤呂向曰七澤荆州楚境齊語

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賈誼書曰

一寸生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詩序云天保下

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言已奔江陵元帝用已時天保尚未定也潘岳西征

賦云憂天保之未定晉書劉琨勸本不達於危行又

無情於祿仕危行見 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

本傳云元帝承制信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

軍按左傳三軍有中軍上軍下軍沈約奏彈王源云

謬掌天憲書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

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謂父肩吾卒於江陵也肩

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侯李漢書曰司馬談為太史

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日遷遷生龍門太史公留

滯周南病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子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手而泣日予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爾必為

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著論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也蘇林日龍門禹所鑿也師古日龍門山其東在

長州龍門縣西在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虛音

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實子鴻臚卿紀紀子司

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

減時人為其語日公慙卿卿慙長漢書日金日碑張

安世皆七代仕漢左太冲詠史詩日金張藉舊業七

葉珥金貂下云泊予身而七葉子山自言先世之德

無慙於卿長及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信思

已身而衰落也

琴操日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

操家語子路見孔子日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

壽忽如人欹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

過隙

杜

若待蘆葦之單衣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

汀平也杜若香草吳志諸葛恪傳云童謠曰諸葛恪

蘆葦單衣篋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

石子岡也建鄴南有長陵曰石子岡葬者依然鉤絡

者板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

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後聽恪故吏歛葬求之於石

子岡云時元帝猜忌信憂讒待死若屈原葛恪矣

於是一作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紀云承聖元

年二月王僧辯發自薄陽帝馳檄四方購侯景及逆

者封萬戶侯開國公緝布五萬疋僧辨等遂平景漢

書顏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

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羽都彭城元帝都江陵時元

帝承制尚末正位故以為比左氏傳曰楚子怒劍及

於寢門之外又昭五年云遠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

懷楚師從之又襄四年云楚師為陳敗故猶麀一作

在繁陽杜預曰鯛陽南有繁陽亭楚地也

兵金匱校戰五堂

書鐵契金匱夫公有金匱書漢書高帝紀曰丹

金勝也衛青傳曰慶兵學蘭一作磨兵者張衡思玄賦舊注云尚書右秉白旄以麾秦漢以來即以所執

之旗名曰麾謂麾幡也蓋者也大玉堂小玉堂蒼鷹赤

雀鐵軸牙橋皆戰艦也旨令云乘戰自蒼集船雲

樞為軸擧蒼日橋帆柱也古詩沉白馬而誓衆負黃

龍而渡江海潮迎船江萍送王王僧辯傳曰陳武帝

前軍五千行至益日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為盟於是

升壇插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

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拜告天曰僧辯忠

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申淪請從

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

導賊望宮軍有五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漢書曰

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吳越春秋曰禹南渡江黃龍負舟吳都賦

曰迎海潮而振縉想萍實之復形家語曰楚昭王渡

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

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蒞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

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南史承聖元年三月辛巳王僧辯督諸軍

乘潮入淮壬午陳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岡築柵共攻景陸機飲馬長城窟行曰戎車無亭軌伏滔北征記

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劉逵注云石城石頭

塢也在建鄴西臨江中有庫藏軍儲吳志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山謙之

丹陽記云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甃因山以為城因江以為池形勢險固有奇氣亦謂之石

首城也越絕書曰伍子胥船有戈漢書曰諸侯則鄭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

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左氏傳曰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又襄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公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

暮晉荀罃至於西郊東舊割巢燠穴奔臄走魅侯景傳云詩時晉主夏盟故曰盟主

賦

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挑戰僧

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於闕下遂將逃王

偉按劍攬轡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乎今宮中衛士尚

足一戰寧可便去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

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

皆乃所親見今日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

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

儀伺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

逸左氏傳曰羗羗莫能逢之杜注羗山神獸形

魅怪物又傳曰投諸四裔以禦羗魅羗勅知反魅反

備反吳都賦曰顛覆巢居剖破窟宅淮

南子曰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埋長狄於駒

門斬蚩尤於中黃謂斬侯景也侯景傳云赤亭之役

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瑄追及景眾未陳

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車舸走推

二子於水自扈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

殺之送於王僧辯左氏傳曰鄭瞞伐齊遂伐我公使

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僞如富父終甥春

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帝王世紀曰黃

帝戮蚩尤於
中冀之野
燃腹為燈
飲頭為器
侯景傳云景宴集其黨召王僧通僧

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鹽僧通
日不鹽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

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暴之於市百姓
爭取屠膾羹食皆盡焚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乃以灰

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
漆之以付武庫後漢書董卓既斬乃尸卓於市天時

始熟卓數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
明達曙漢書張騫傳云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

器又匈奴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而盟師古曰飲
酒之器也戰國策云趙襄子最怨知伯漆其頭以為

飲直虹貫壘長星屬地侯景傳云白虹貫日三重天

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七日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
也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姦臣謀君擅權立

威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晉宣帝紀云有長星墜於
諸葛之壘又時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帝

於星墜之所昔之虎踞一作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賦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傷故國之凋殘也

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秘署皆盡羽儀輦路莫有孑遺王

僧辯命武州刺史杜蒨救火僅而得滅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張勃吳錄曰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

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

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潘岳西征賦云狐兔窟穴於殿傍張景陽七哀詩云狐兔窟其中燕穢不復掃詩

大雅瞻卬云邦國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南史宋武帝紀

毛傳云殄盡也瘁病也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武帝紀云於博望梁山立雙關陸機詩有皇太子宴玄圃宣

猷堂應令之作梁昭明太子於玄圃穿築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又簡文帝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

講疏聽者傾朝野按漢時有博望苑崑崙之山有玄圃蓋舊有月榭風臺池平樹古沈約郊居賦曰風臺

策雍門周曰曲池又以平倚弓於玉女懸扉繫馬於王褒詩云百年餘古樹

鳳凰樓柱

魯殿光殿賦云玉女窺牕而下

仁壽之鏡

徒懸茂陵之書空聚

晉書陸機傳云機與弟雲書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

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漢武帝內傳云帝崩三日葬茂陵又帝崩時遺詔以雜書三十

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

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日月武帝時左右近臣有典書中郎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近臣有典書中郎

舟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殞殮時物也知帝為得仙之下者矣漢武好道梁武佞佛故用此

語蓋傷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

於河上悼簡文帝也梁本紀云帝諱綱字世讚武帝

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眴眴則目光燭人讀書則

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喪哀毀骨立所坐席霑濕盡爛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

簿部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接賞無倦自幽繫
之後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
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
於此命也如何蓋賢君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書謨明
哉寅亮天地世說荀粲曰象外之意繫表之言禘仙
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結草為菴子
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時皆稱河上公亦見高
士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劉向列仙傳云王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
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舉
手謝時人而去汲冢周書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
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平公師曠曰請
使瞑臣往與之言師曠見太子晉曰吾後三年將上
賓於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喻
簡文為太子時為賊所制不能遇浮丘公卒至於死
也太清二年景入都後三年為大寶以愛子而託天
二年帝為景所弑是無言於師曠也

知西陵而誰望隋書云臺城陷後太子以幼子大圍

魏武序曰指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嬖

好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朝

脯上脯備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女等時時

登銅爵臺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敬禮傳

吾西陵墓田於後藩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

云景餞仲禮於後藩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

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不敢動

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禮謀襲其城剋期將發

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家

敗去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又南康王會理

傳云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亮

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

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

相知剋期嚮應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

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從景後歸無能為也敬

禮曰善於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

王偉偉遂收會理遇害侯景傳云南康王會理之事

景謂簡文欲謀之遂懷逆謀言當此之時如南康王

柳敬禮等非無北闕內應之兵而賊之心腹如王傳

蕭賁等其守兵猶有雲臺之仗以致忠臣見戮帝遂

被弑終簡文之死也漢書云更始初義兵入長安誅

王莽莽將王邑等拒擊北闕下魏志高貴鄉公髦甘

露五年注魏氏春秋曰帝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問

從宮焦伯等不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

文王時侯景入宮置偉等以申防守皆弄主兵故引

雲臺之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司徒甫

仗云也梁書曰王僧辯宰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討

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即帝位以功進授司徒

為司徒在平景後此在後稱之也左傳僖二十五年

云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正言今日僧辯之師橫瑯戈而對霸王執金

猶昔日孤偃勤王之舉也

鼓一作鞭而問賊臣晉語云韓簡挑戰穆公衡瑯戈出

膠西王肉袒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

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賊臣謂侯景也

平吳

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晉書云杜元凱

咸寧中武帝有滅吳之計惟預與武帝合後預遂平吳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

亂之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狂人

元永繼全鳩澗水

節地名也潘岳西征賦曰紛吾既遭此全節李善注云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在

闕鄉縣東十里鳩澗西水經注云沅水又東歷少

謂之狂瀆東鳩澗西瀆東里許便得狂人山隋書地

名或云殷紂殺比干於此因得名古凡伯國也

陽山一作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陳武帝所誅也王僧辯傳云元帝江陵之敗僧辯未

至而荆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拔立功

承制齊文宣又納貞陽侯蕭明以為梁嗣僧辯不納

後納之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會於江寧補明慶

僧辯常處石頭城會江准入報云齊兵大舉至壽

僧辯謂齊軍必出表因遣紀靈祭軍以事報陳

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持志及聞命野

城中銜枚而進縱火焚之僧辯共顧下就執是夜秦

子頽俱被絞殺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請弟

天授也南陽校書去之已遠者哀僧辯功成見殺也

上蔡逐獵知之何晚者罪僧辯內有無主而外求君

以致父子俱戮也吳越春秋云越王賜文種屬縶之

劍種得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史記曰李

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李斯舍

扶蘇而立胡亥且父子同戮故取以為比僧辯既死

陳武遂致受禪梁之社稷存鎮北之負譽矜前風屬

亡繫於王公故賦終言之

凜然鎮北謂邵陵王綸也侯景傳云邵陵王綸率西

發自京曰直據鍾山景黨太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

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

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命具舟石頭將北濟在約日

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華問乞活

約所不為景乃止所謂負譽矜前風凜然者也云

矜前者綸卒為景所敗還奔京月其

北者按綸傳大同中綸嘗為揚州刺史揚州在江北故云鎮北也至太清元年又遷郢州矣負譽請郢陵討景時有此威望若其少時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險躁幾絕人道不足譽也

以螫熊傷馬浮蛟沒船一作鳶亦謂綸少時險躁不

功不成也隋書五行志云綸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

螫熊嚙綸所乘馬南史郢陵王傳云綸討景發白下

中江而浪起有物傷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陵

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

起人馬溺者十一二一作鳶郢陵王子確傳云侯景

乞盟憚確在外啓求名確確遂入城景愛其膂力恒

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之不中確射

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後與景獵鍾山同

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是併序綸

子確之死也史記云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

占夢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令入

海者齋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眾

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三齊

記云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曝石下

賦

海而去不速神輒才子併命俱非百年接武帝有子

之高陽之數名曰才子併命謂元帝與之作難也南

史列傳云綸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遣王僧辯逼

之軍潰後為西魏楊忠陸通所害俱非百年者謂兄

弟猜忌家禍疊構邵陵既亡江陵亦敗俱不能永年

也左傳云高陽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謂元帝

氏有才子八人紀云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天

監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為荊州刺史太清二

年承制江陵明年平侯景元帝廟號世祖云中宗者

以其啓中興之業若晉元帝矣于寶晉紀總論曰故

謂其能平侯景報萬民之冤洒爾君之恥也去代邸

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也梁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十

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漢書文帝紀云奉天子

法駕迎於代邸帝王世紀云擊登帝位封異母弟放

勳為唐侯後受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後漢

擊禪是為帝堯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後漢

擊禪是為帝堯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後漢

擊禪是為帝堯

紀云、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
脩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衛
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
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
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晤永嘉之中、復聞正
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見劉孝標世說注、亦見
晉書、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
焉、諸侯之心、搖矣、梁本紀云、帝性好矯飾、多猜忌、於
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毀
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王銓兄弟八人、有盛名、
帝妬忌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王珣名恭、以同其父
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眾、雖骨肉亦徧
被其禍、南史論曰、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
雪讎恥、日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
忍酷於踰年、交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
屢起河東之戮、益州親尋、事習郤陵之窘、恃辭屈於
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
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鄰、外弛藩籬、內崇
講肄、卒於葢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

賦

何救社稷之墟歷觀書契以來未有三葉遘愆既而若蕭宗之酷也諸侯心搖為下齊交秦患張本

齊交北絕秦患西起齊謂北齊也秦謂西魏也西魏

聖元年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嗣帥眾拒之齊人又賀侯景平二年九月齊遣郭元建

等帥眾頓合肥又承聖二年五月魏大將尉遲迴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迴先是魏使宇文

文仁怨來聘齊使至江陵帝接仁怨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

王蕭詧率眾會之卒有江陵之禍戰國策云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王患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太王苟能

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悅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獨不賀曰西生秦患北

絕齊交兩國况背關一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謂

之兵必至矣帝安戀江陵不復歸都建業也漢書項羽傳贊云及

羽背關懷楚左傳哀七年云子貢對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預曰端委禮衣也吳驅綠林之散卒

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澆菟乘巴淪

謂元帝拔逆黨任約謝答仁於

獄以攻蜀也武陵王紀傳云魏軍侵蜀魏將尉遲迴

逼涪水楊乾連降之迴即趨成都五月紀次西陵軍

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三城於峽口名

七勝城鎮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

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

安王司馬微禁兵以配之并遣劉棻共約西赴六月

紀彙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

校尉配眾一旅上赴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

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

為遂致於敗按元帝紀魏尉遲迴平蜀在承聖二年

八月蜀平而江陵隨之矣及元帝敗魏人燒柵朱買

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答仁又求自扶

帝帝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

彼之勳不如降也信讓元帝復用侯景之黨以抗拒

骨肉也渚宮舊事云初陸法和擒任約於水中約言

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

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為郡守後

漢書劉玄傳云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

林中注綠林山在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英布傳

布反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

顧後慮左傳莊四年云楚武王伐隨卒於楛木之下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漢營軍臨隨隨人懼行

成杜注差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地

理志云巴屬益州故巴國左傳云巴子使韓服告楚

是後漢書曰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

勇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

人習之所謂巴渝舞營軍梁漢乘巴渝者言自

楚攻蜀也左傳苗賁皇曰蒐乘補卒注云蒐閱也問

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効之符承聖二年上聞武陵王

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左傳僖十九年云宋公使邾文

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今一

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

難乎魏志董卓傳注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

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謳擊鼓下荆門遭廩延

神祭祠六丁符効厭勝之具無所不為荆門遭廩延

之戮謂元帝命樊猛斬武陵王紀也南史列傳云武

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特為帝愛天監

十二年僭號於蜀，改年天正。魏人侵蜀，元帝遣任約、謝答仁、上赴紀，將軍侯叡為任約、謝答仁所破，紀頻敗。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遊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於荆門。按元帝與紀書，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回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貴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荆門，記曰：荆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之形，故曰荆門。後漢書注云：荆門山名，在今陝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下。廩延用春秋共叔段事，以元帝不見也。左傳云：鄭震公弟大叔段，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太夏口一作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夏口。首。

濫達泉之誅

謂元帝攻邵陵王綸，綸卒為魏所殺。是禍由元帝也。邵陵王綸，綸卒為魏所殺。是

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大寶二年、綸至夏口、承制百

官、湘東王繹遣王僧辯帥舟師逼之、僧辯據郢州、綸

為西魏所害、是元帝逼之、以至於死、故曰誅也、郢陵

王乃元帝之兄、故用季友、醜兄之事、左傳莊三十二

年云、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醜

之、歸及達泉而卒、僖叔成季皆桓公之子、以喻郢陵

湘東皆武帝子、以弟害兄也、夏口者左傳云吳伐楚

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

郡國志南郡津鄉注曰史記云蘇秦說楚威王楚東

有夏州左傳云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

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晉志云武昌沙羨縣有夏口

對沔口有津水經注云對黃鵠岸入河津故城以夏

口為名亦沙夷縣治也一名夏首首楚辭曰蔑因親以

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云夏首水口也

教一作愛忍和樂於彎弧日其兄彎弓而射之詩云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不能兄既一作無謀於肉食

弟親愛而反以彎弧為和樂也

非所望於論都南史曰侯景平王僧辯啓送秘府圖

籍勅周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但元

帝再臨荆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卽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近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閒密謀還丹陽甚切終不引納他日弘正乃正色諫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惟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於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付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懷乃言弘正王褒東人乃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復面折二人帝欲徧試人情曰欲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過武昌太守朱買臣復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耶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于謹入江陵朱買臣按劔進曰惟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左傳云長勺之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杜預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

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陸士衡云、無以肉食資取笑、藜與藿是也、後漢杜篤傳云、光武欲建都洛邑、篤以關中先帝舊京、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不宜改營、作論都賦奏之、

於二一作端左傳昭十三年云、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如市賈焉、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武陵王紀傳云、元帝與紀書曰、吾膺此樂、推

事歸當璧、當璧即左傳康王諸子事故、取子干為比、言其未思五難也、二端帝常自比諸葛桓溫、惟張纘

許焉、是二端、又曰、我韜於文士、媿於武夫、亦是二端、三端帝能詩、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

時人謂之三絕、韓詩外傳云、君子避登陽城而避險、三端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辯士、舌端、

臥砥柱而求安、謂元帝即安荆楚、猶登至險以避險、

馬侯對晉侯曰、陽城九州之險也、杜注云、陽城在河東、陽城縣東北、禹貢曰、南至於華陰、北至於底柱、又

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師古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既言多於忌刻實

志勇而形刑一作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元言

帝忌克殘忍當援師討景時但坐觀時變而無兄弟

急難之義如於郤陵武陵河東桂陽之屬俱自相屠戮也左傳云晉惠公反國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詩云兄弟急難地

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元帝紀云自

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

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黷怨寒盟如魏宇文仁恕來聘帝接有關致起

魏師詳見前注漢書賈誼上疏云淮南之比大諸侯厘如黑子之著面史記平原君傳趙郝曰此彈丸之

地左氏傳曰君無怨黷又子貢豈冤禽之能塞海非對宰嚭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

愚叟之可移山山海經云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

山木石以填東海博物志云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

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列子云大行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北山愚公年九十而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

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

漢陰可乎襍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

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礧曰投諸

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墾

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

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

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

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

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

孫孫又生子子子孫無窮賈也而山不加增何苦

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

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喻况

元帝以荆州小國構疊兄弟結怨強鄰不量力也况

以沴氣朝浮妖精夜隕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

重圍軫

謂元帝即位以來災異迭見梁運將終也元

郡淮南有野象數百宣城郡猛獸暴食人二年春南

宮門齋牡飛兩龍見湘川三年春主衣庫見黑蛇遶

之並黑色帝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帝帽忽

然便失城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懼入雲六七小

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城上常有紫氣

至時消歇及魏軍至柵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又歲星

在井熒惑守心後漢書五行志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注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則后王受之左氏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
三日楚子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春秋文
耀鉤云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
軫而蹲於是楚唐史書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
上減蒼雲地理志云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
左傳昭三十二年云吳伐楚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至哀二十二年
年越滅吳又昭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瀦而轉以
歌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入郢必

更... 賦... 五...

以庚辰定四年庚辰吳入郢北史藝術傳庚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還都以避其患周舍鄭

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周書蕭

魏恭帝元年令于謹伐江陵晉以兵會之周舍鄭怒者謂晉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釁也左傳云周鄭交

惡又僖二十四年王怒將以狄伐鄭楚結秦寃者謂西魏來伐也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

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元帝紀云魏師至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

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春秋僖十四年云晉侯及秦伯戰於韓

獲晉侯左傳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賤其繇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言楚有可敗之道西

魏乘機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魏志公孫瓚與子

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城上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陸機詩曰胡馬如雲屯言魏師之

也盛伐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秦風小戎之詩云

少裁事也。倭淺收軫也。又云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

長轂也。正義曰淺收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

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漢書王

尊傳曰母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

有大鼓越擊此。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蜀志

鼓聲聞洛陽。興六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亮性長於巧思損

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漢書云韓信進兵擊魏

魏盛兵蒲反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

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豹驚引兵迎信。信遂擄魏

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

於九虎。言江陵防守之弱不足抵西魏之師也。子虛

賦云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見其餘也。左傳

衰五年云晉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

三戶。杜元凱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三戶楚地或

云屈景昭為三戶非也。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樂

伯射麋鹿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焚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謠言

云三七末世雞不鳴。狗不吠。官史荆棘亂相繫。當有

賦

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矣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

注云莽末拜將軍辭洞庭兮落木去涪陽兮極浦謂已時去江陵身在長安也本傳云聘於西魏屬大

軍南討遂留長安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望涪陽兮極浦王逸曰涪陽江隋名也近附郢極遠也

浦雁也呂向曰涪陽浦接於楚都也後漢馮衍傳注云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

西南云辭去者言已入長安離楚地也熾火兮焚旗

貞風兮害蠱左傳晉獻公之筮曰車說其輿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秦伯伐晉卜徒

父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元帝紀云魏軍燒楓

其材所以克也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元帝紀云魏軍燒楓

武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劔擊柱折之曰文武之道盡於此矣龍文劔名博物志云龍文吳王使

干將下江餘城長林故營下江長林梁時屬武寧郡魏軍至襄陽梁王晉幸

會之武寧為襄陽接境武寧既失遂入江陵王琳傳
云湘州武陵平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
心故出之嶺外其友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
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
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
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啓
故幸衆至嶺南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琳師次
長沙而魏已平江陵矣漢書王莽傳曰南郡張霸江
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絲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
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
兵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
江兵所據宋書州郡志云武寧長林晉安帝立隋書
地理志云南徒思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齊漢龔
郡有長林縣徒思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齊漢龔
武寧執宗均遂至江陵也公羊傳云圍者指馬而秣
之使肥者應客史記田單傳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
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角
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噪燕師大敗言此武
陵郡下江長林本可固守章曼枝一作以轂走宮之
惜無良將所以見敗也

卷之二賦

三

奇以族行言江陵敗亡之日去國者多也元帝紀云

就任約王褒不可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

人帝然之即授城內大都督既而又名王褒謀之答

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裴政犯門而出徐世譜在約

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於齊世譜入陳韓子曰智伯

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

仇猶大悅險塗內之章曼支諫不聽曼支因斷轂而

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左傳僖五年曰晉侯復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

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滅虞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

而雞鳴後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滹沱河王霸詭曰

騎而冰解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至於秦請歸聞秦王

之謬言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即生角秦王不

得已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

發道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關開

遂歸又史記曰孟嘗君為秦所囚賂幸姬得出夜半

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

乃出二語亦忠臣解骨君子吞聲也謂王琳陸法和等

言去國者也忠臣解骨君子吞聲也謂王琳陸法和等

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乃致其兵謂使者曰法

和求道之人尚不希帝釋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

王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不可改也於

是設供養具大餽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又

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

乃還州聖其城門著三纛白布衫布褲邪中大繩束

腰裏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著之

受甲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國語聖人章華望祭

之所雲夢偽遊之地

以下言江陵故楚都章華雲夢皆楚地

戮也左傳昭七年曰楚靈王即位為章華之宮又曰

容縣又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雖薄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漢書陳平傳曰

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帝問平平曰古者天

子巡狩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合諸

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好出遊，其勢必逐，
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帝行至陳，楚王
信果郊迎，即執縛之。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華容，
雲夢在南。晉書地理志曰：南郡編縣有雲夢官。荒

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劓谷。一作摺拉鷹鷓批。

攢元帝紀云：丁亥，魏軍至柵下。戊申，胡僧祐、朱買臣
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批杷門，親

臨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
魏軍。帝見執，將軍杜畿、畿弟機並受害。謝答仁三人

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
為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

皆殺之。左傳：桓十三年，云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
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

杜曰：荒谷，冶父，皆楚地。郡國志云：江陵有津鄉。注云
荆州記曰：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衛宏詒定古文官

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
者，拜為郎中。前後七百餘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劓

谷中，溫處瓜實，詒博士說之。八人不同，乃令就視。先
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已，發機填之以

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已，發機填之以

土皆屬之終乃無聲後漢書陳蕃傳注今新豐縣溫

湯處隱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為

秦坑儒處也史記范雎傳曰魏齊使舍人答擊雎

拉脇摺齒左傳季文子曰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霜夏零憤泉秋沸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

天為之降霜後漢書曰耿恭據疏勒城七月匈奴來

攻遂於城下擁絕澗水吏士渴乏恭仰嘆曰聞昔貳

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

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泉水奔出按

耿恭出泉在秋七月天根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

水涸時故以秋沸為異也

之淚左傳襄二十三年曰齊莊公襲莒杞梁華旋載

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

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室列女傳曰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

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

城為之崩述異記曰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

賦

五

賦

賦

賦

賦

賦

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水
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沾竹竹文為之斑斑然

毒秦涇山高趙涇以下言江陵百姓被擄之時在道

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趙涇即井涇趙地漢書曰張
耳韓信欲東下井涇擊趙未至井涇口三十里使人

拔趙幟立漢幟破趙成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漢書曰

安君禽趙王歇者是也秦法十

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
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白孔六

帖云十里一長饑隨螫燕暗逐流螢何法盛中原喪亂

亭五里一短亭饑隨螫燕暗逐流螢書曰中原喪亂

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避暑於魯國嶧山
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螫燕而食之後

漢靈帝紀曰閔貢扶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還
至帝舍張璠漢紀曰帝為諸黃門所劫出穀門走至
河上諸黃門既投水死帝與陳留王獨夜步行欲秦
還宮暗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秦
中水黑關上泥青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

記曰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

入千距之泓退次於霸上關中水經注曰藍田縣南

城魏置清渥軍於城內世謂之清渥城也藍田縣南

有曉關地名曉柳水經注所謂清渥城疑於時瓦解

卽清泥城矣地理志曰秦西有清泥關

冰泮風飛電散於時以下言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

瓦解冰泮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而為電渾然

趙之兵是也楊泉物理論云熱氣散而為電

千里淄澠一亂北史庾季才傳云荊州覆亡衣冠士

故周文乃悟免梁俘為婢者數千口列子云曰將爽

者先辨淄澠張湛注淄音緝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

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于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

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澠水

異味既合則難別呂氏春秋云孔子曰淄澠之水合

者易牙嘗而知之亦見淮南子劉幹新論曰淄味異

質晉王以淄澠二水合羹與張華餘華曰此羹有雪

淄澠二水味也以喻當時貴賤紊亂盡被擄辱矣

雪

暗如沙冰橫似岸

按魏平江陵獻俘長安在冬十二月南史殷不害傳云魏平江陵時

天寒雪凍死者填溝壑不害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矣范雲詩云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鮑照冬至

詩曰層冰如玉岸

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

言江陵亡已在長安

遇諸見浮之入洛機集有赴洛詩有赴洛道中詩二

未與弟雲同入洛機集有赴洛詩有赴洛道中詩二

首魏志曰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慧有大才仕為郎時董卓作難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

樓因懷歸而作登樓賦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

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而長嘆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

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

河妾在青波

前書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遶

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
西州交河縣也史記陳涉世家曰黥布擊秦左右校

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青波楚地謂君往秦
川妾留楚地夫婦離別之辭設為閨怨也石望夫

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

云古者有貞婦其夫從役遠征餓送此山立望夫而
死化為石因以名山又劉澄之鄱陽記曰鄱陽西有

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為婚未娶妖魅詐迎婦
去請卜者決云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大穴深遂

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
人秦文遂不取其妻乃自誓執志登此岡而望其夫

因以名焉述異記曰中山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
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

清河玉臺新詠謝眺有詠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卒
婦詩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並曰趙王武臣

為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
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

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廝
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

東子山集卷之二賦

其事也晉書賈后傳曰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

亂為人所略傳賈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

元帝鎮建業生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

海宗正曹統尚之晉書地理志云清河國屬冀州羽

陽一作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漢書藝

別羽陽賦五篇又臨江王及愁思別有飄飄武威羈

節士歌詩四篇服虔曰羽音翊別有飄飄武威羈

旅金微別有以下信自謂奉使留秦有鄉關之思也

惜而不遣漢書曰霍去病破匈奴左右地置武威等

四郡又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

初四年開後漢書曰竇憲遣耿夔等擊北單于於金

微山趙至書曰飄飄遠遊之士戰國策腹擊曰臣羈

也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後漢書班超傳曰

思歸乃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又獨行傳曰溫序字次房太原人也建武六年拜謁

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

拘劫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字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

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命送喪致洛陽城傍為冢地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

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

一雁空飛李陵別蘇武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

日武留匈奴中常惠教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歸

武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承聖三年魏剋江

陳是仍都金陵也三年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

起統北史蕭督傳云督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

權使其妻王氏及世子寮為質以請救周文又令榮權

策命督為梁王督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魏恭

帝元年周文令桂國于謹伐江陵督以兵會之遂李

明星屢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人將

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

是蕭牆之內起也左傳滅武仲曰今將借人之力以

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

祀云元帝紀云帝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見詰辱營

道尚書傳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營使以布帊裹

庭堅不祀忽諸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伯叔猶

哀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畧也猶子謂岳陽王營對

旄丘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鄭云叔伯字也又籀兮

若幼皆見戮於元帝之猶子也元帝紀云江陵之禍

方畧等皆見害是其事也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

生而珠死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荆山下奉

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淮南子曰隋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

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

曰隋侯之珠括地志云濟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

在隨州隨縣北一十里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

傷戰爭之後中興之臣死傷者多也鬼火燐也殤魂

卽傷魂鳥名博物志曰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

年化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晷不可行或有觸者

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

炒豆惟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

差淮南子曰人為燐許慎注云兵死之血為鬼火

王季年拾遺記曰惠帝元熙二年改為永平元年常

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

噬一復愛其毛羽當時博者云黃帝殺蚩尤有驅虎誤

鳥翔其塚土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平林新

市皆楚地也後漢光武紀曰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

庚子山集卷之二賦

兵注云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
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按後漢中興始兵
有新市平林之號當時胡僧祐等皆元帝
中興之臣至是皆戰鬪而死是以傷之
梁故豐徙

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
梁故豐徙謂元帝從

陵楚地魏都關中秦地魏滅梁是楚實秦亡也漢書
高帝贊曰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

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史記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本豐故梁徙而云梁故豐徙

本亡秦必楚而云楚實秦亡皆反文以切時事也左
傳里克對惠公曰不有所廢其何以昌廢指江陵之

敗又指建鄴之禪也興謂北周之盛
有媯之後將育
又謂陳武之篡也二語為下張本

於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
有媯謂陳武帝也陳氏本

國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遂姓陳氏陳武自襲
殺王僧辯後而梁祚日微陳氏日盛矣讓王謂敬帝

也梁本紀云敬帝諱方知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承
聖三年魏剋江陵陳霸先以帝為梁王太宰四年

月於江州奉迎至建鄴九月卽帝位改紹泰元年

年於江州太平二年十月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

帝為江陰王陳本紀云陳高祖武帝諱霸先字興國

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實之

後以太平二年冬十月受梁禪改永定元年左氏傳

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皇于飛其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西征賦云輸文武之神器莊

子有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二語為

全棄鷄首賜秦張本周書梁王詒傳云江陵平晉將

尹德教說晉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

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授

魏人攝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晉曰魏人將

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

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又失襄陽之

地晉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蕭譽

愍時賦序云于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又

失襄陽故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

更子山集

卷之二賦

邑居殘毀于戈日尋恥威畧不振常懷憤懣乃著感
時賦以見其意夫蕭啓存荊州之舊隙戀魏人之小
恩雖取江陵空城而長幼被擄弱小加刑既傷好生
之心又失太寶之位使雍州西去建鄴東亡此下皆

深咎之以見梁朝宗社遂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
盡於此二語出周易繫辭

全棄也謂丹揚諸郡皆為陳有也無賴子弟謂陳霸先
日吳所誘皆無賴子弟故相率以反高祖本紀云高

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
灼曰許慎云賴利也或曰江湖

之間謂小兒多狡猾為無賴惜天下之一家遭東

南之反氣謂晉與元帝本一家而反適資強敵也南

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戒首漢書高
祖名吳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氣豈若取然

天下一家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按周書江
慎無反

立誓為梁王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
陽所統盡歸於周又按襄陽形勝之地乃是梁朝創

基之所故賦深悼之賜秦謂為西魏所有也張衡西
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
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虞喜志
林曰嘑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
帝奏鈞天廣樂已有此諺漢書云自井至柳謂之鶉
首之次秦之分野也隋書地理志云尚書荆及衡陽
惟荊州上當天文自張才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首
於辰在巳楚之分野有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沔陵清
江襄陽春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襟帶所在
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鎮九江襟帶所在
江夏竟陵各置名州為藩鎮重寄披今襄陽既已歸
周資以江陵空城復置防主統兵西域名曰助國外
示助警備禦內實防警是鶉首之次襄陽南郡皆失之矣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

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

遭時而北遷言八世祖滔昔遭西晉永嘉之亂播遷

遷長安是天道之迴旋也北史云滔過江家南郡江
陵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故

賦

云東川傷已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濶不可問

天滕王序云信攜老入關云云一女成人一長孫孩穉

是子山老幼並入長安也潘岳西征賦曰攜老幼而

楚辭有况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典略魏文帝與吳

之間零落略盡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盜

獨存喻知交將盡惟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一作

危慮端憂暮齒周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謝莊月

賦云端憂多暇言國破之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

貴里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

杜門長安城東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

都門即二疏帳飲逢蒴掛冠處也西京賦云實為天

地之粵區神臯揚銜之洛陽伽藍記曰清陽門內有
永和里中大傳錄尚書長孫穉等六宅皆高門華

屋當世名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三輔黃圖
為貴里

咸陽宮引渭水灌都象天漢桑欽水經曰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渭北亭南鳥鼠山又東過長安縣北

元注云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辛氏
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雨平不

得欺死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後漢郡幕府大將
國志曰新豐有驪山杜預曰古驪戎國

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符十本傳云世宗高祖並
禮至於滕趙諸王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世宗明

帝也魏恭帝三年曾授大將軍高祖武帝也孝閔踐
祚時亦拜大將軍滕王道天和未拜大將軍又滕王

序云及晉國公護俱禮重信按護傳孝閔踐祚護拜
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為丞相

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是
護為丞相矣信追序二帝諸王寵遇之盛也漢書音

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

日幕府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關東閣管客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叱贊佐理陰陽者

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

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漢書曰武帝封公孫弘為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漢書鄭昌上書訟蓋

屬下無金張之託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左太泮詠史詩曰朝集金

張館暮宿許史廬言已仕周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得與貴戚交游非其好也

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此子山鄉關之思

記云李廣家居數載與故類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

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謂已猶是梁故右衛

將軍也又史記云楚頃襄王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